

见译作忆故人

——悼《中国建筑》作者萧默老师

○ 彭 蓉

萧默（1938—2013），湖南衡阳人。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78年至1981年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国务院津贴学者。

刚刚收到北京出版社寄来的“中华文明探微”系列丛书的样书时，我只顾翻看了自己翻译的《中国建筑》英文译本；过了好几天，当我沉下心来，想把自己的译文对照着原作仔细看看时，才忽然发现作者萧默的名字已经打上了黑框，那一刻，我的心便一直地沉下去、沉下去，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上来……萧默老师是《中国建筑》的原作者，我是这本书的译者，本来想好，等书出版了，一定带着作品去拜访萧默老师，现在，却是不能够了。

和萧默老师相识只有一年多，虽然仅有两次面对面的接触和几封电子邮件的联络，然而，他和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却深深地、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翻译”成为我们不见面的交流，“翻译”让我从他的作品里了解到他的为人与学识，让我尊他为可敬的师长和故交。

2012年中，出版社和我负责的同文世纪公司联系上，希望我们来承担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文明探微”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这套书作者阵容强大，作品题材广

博。我们固然有这方面的翻译经验和译员团队，也觉得工作难度不小、不敢掉以轻心。而我决定自己来翻译《中国建筑》这本书，因为它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视角和凝练文风，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尽管我知道这次翻译工作对我不小的挑战。

要想攻克难关绝不能打无准备之战，我首先想到从网上找些参考资料，居然就从网上搜到了萧默老师的介绍和博客，我给博客中的电子邮箱发了邮件，居然当天就收到了他诚恳的回复，这便有了第一次会面。

我按图索骥来到萧默老师家，保姆开了门，告诉我，老人在书房里等我。尽管电话里已经得知老人身体不太好，一见面，我还是被吓了一跳。老人坐在书桌后，鼻子里插着吸氧的管子，桌旁的制氧仪器发



萧默学长夫妇2008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无名烈士纪念碑前留影

出风扇般的噪声。我心想，既然老人身体欠佳，还能不能交流？或者长话短说，不要耽误了老师休息。

互相的自我介绍之后，萧默老师对我为了翻译工作专程跑来看他，颇为赞许。他告诉我，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研究方向是建筑艺术和建筑史，是从艺术、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后来从文化和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建筑，这可能和他在敦煌工作了15年的经历相关。问到他的作品是否已经有英译本，老人给我推荐了一套几年前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文化丛书，其中《中国建筑》也是由萧默老师撰写的。但他第一强调，新作与原来的书，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内容也有区别；第二谦虚地说明，他自己是学俄语的，对所推荐这套书翻译得好不好，不是很有把握，让我自己判断一下。我记下了出版社和书名。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萧默老师又谈起了他在敦煌的经历，给我推荐了另一本专著《一叶一菩提》，但接着说：“这本书是几年前出版的，恐怕买不到了，我把电子版的发给你。”老人的话题由此展开，从专业研究到当下时事，从建筑艺术到社会民生……我没有想到老人身体不好还如此健谈，还关心着家事、国事、天下事。又聊了近一小时，我才告辞出来。

为了做好“中华文明探微”项目的翻译工作，我按照萧默老师的指引，找到了那套几年前出版的图书，然而出版社只有中文版的，英文版的已经没有库存了。我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萧默老师，我告诉他，我们希望借阅他的那套藏书，几个月以后归还，萧老师很快答应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一直专注于《中

国建筑》的翻译工作。说实话，书写得越好，翻译工作越难。萧默老师触类旁通，他的书虽然叫《中国建筑》，却是在借助建筑，透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哲学、民族、宗教。同时，通过中外建筑的比较，剖析中外文化的异同。他书里涉及的学科包括建筑、绘画、音乐、美学、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学、比较文化等。字里行间流露着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和思考。他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的责任感，深深地打动了我。而凝练的文风，让他的书显得短小精悍，却又博大精深、如海之一勺，往往一段话就涉及好几个学科、好几层意思。要想用同样精炼的英文把萧老师的作品翻译出来，真是太难了，我只能知难而上。我查阅了梁思成的英文专著、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部分和维基百科上的相关学科介绍……竭尽所能精益求精，否则我会觉得对不起作者的这份心血和学识。那几个月，与其说我在翻译萧老师的专著，不如说我在阅读他的研究成果、思想精髓和人生感悟。他对中国建筑、中国文化的探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理解和思考。我忽然发现，翻译其实是译者和作者的神交。

一晃到了年底，“中华文明探微”那套书的翻译工作圆满完成了。为了还书、为了感谢，我和我的同事第二次来到萧默老师家。新作还没有正式出版，我带了两袋新米作为答谢。没想到，萧默老师的身体越发不好了。他躺在床上，鼻子里依旧插着氧气管，人显得更加虚弱。看到我们进屋，他微微欠起身子表示欢迎，我赶紧请他躺好。同行的小李，也在安慰萧默老师。我告诉萧默老师，他借阅的书对我们

□ 师友情

帮助很大，今天过来完璧归赵；他的作品，我也翻译完了。萧默老师满意地点点头。他忽然提到他的另外一部书《世界建筑艺术史》，他说：“把《世界建筑艺术史》完成了，我就了一个心愿，我搞了一辈子的研究，那是真正的‘大部头’。那部作品，出版社也计划出英文版，好像还没找好人翻译，你们和出版社联系联系。”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作品的珍视与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赶忙点点头，让他放心。

萧老师的声音微弱、说话很慢，但他还在坚持地说，他提到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说新一届领导人有很多想法，也想发展，中国会越来越好的，让我们大家都关注时事。我看到他眼里熠熠闪烁着希冀之光。我望着他羸弱的身躯，想起风中的残烛。然而，哪怕还有一口气，他也没有忘了忧

国忧民，也没有忘了告诫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吧。我不得不在心里悄悄地叹息，我不得将被那个场景深深地震撼。我只是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面……在我还没来得及将我对他的理解坦陈给他的时候，在我还没来得及将出版的译作呈现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乘鹤西去。

翻开《中国建筑》，萧默老师的音容笑貌、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的作品成为他留给我和广大读者的精神财富。我想起莎翁的诗句：“So long as ma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萧默老师的思想和精神将随着他的作品永垂，而我对他老人家的悼念，也将在我的译作里永恒。

2014年2月19日

32份思念 ——怀念何德芬老师

○苏 燕（1983级水利）

何德芬老师原为水利水电工程系教师，2013年因病去世。她曾于1983年至1988年担任水工83（2）班的班主任。五年中，她一直认真地履行着班主任的职责，对每个学生视同己出，从生活到思想，从学业到择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班级中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深受学生爱戴。今天，水工83（2）班的32位同学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老师和挚友——何德芬老师。

1983年，我们32位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刚刚踏入美丽的清华园就遇到了何老师。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她除了忙碌地

工作，操持着四口之家，还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主心骨。何老师一直身体力行的就是“爱护学生”。当时的我们，个个充满稚气，最小的同学不满16岁，突然来到一个生疏的环境，诸多不习惯，陌生、想家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关。老师就利用中秋、元旦的机会，为同学们营造家的温馨。一位同学回忆道：“记得1983年中秋那天晚上，老师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带来饺子面、馅，和全班同学欢聚一堂包饺子，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师生们像一大家人，以何老师为中心干活、谈笑、唱闹……‘工程’